

云南汉语方言词典收词标准*

罗江文

(云南大学 国际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收词标准的界定是云南汉语方言词典编纂的关键, 需要根据方言词的不同来源, 结合云南历史文化、社会生活, 立足于云南语言生活实际, 做出具体的界定。云南方言词汇来源复杂, 有古代汉语词汇的继承, 内地其他方言词汇的传入, 不同于普通话和其他方言的特有词, 少数民族语言借词以及国外其他语言借词。

[关键词] 云南方言; 方言词典; 收词标准

中图分类号: H1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306(2017)04-0020-07

一、引言

在近几十年的中国语言学研究, 汉语方言研究是成绩突出的学科之一, 无论是方言分区, 还是单点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描写和研究以及方言之间历时与共时的比较研究, 都可谓成果丰硕。这些不同视角的研究, 促进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深入与拓展。但研究工作都是建立在丰富的方言材料基础上, 方言词典既是材料的汇集, 也是方言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故而方言词典的编纂是一项基础而重要的工作。方言词典编纂的一项核心工作是收词标准的界定, 标准不清必然带来收词的混乱, 决定了词典的价值。

二、汉语方言词典编纂基本情况

目前已经出版的汉语方言词典成果不少, 可以分为全国性方言词典和省市县方言词典两大类。

全国性方言词典具有代表性的, 如复旦大学与日本京都大学联合编纂、许宝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1999), 收词 11700 余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持编写、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999), 含 41 种分卷, 收词 32 万条, 包括《上海方言词典》《苏州方言词典》《厦门方言词典》等, 云南周边的也有《贵阳方言词典》《成都方言词典》《柳州方言词典》等, 唯独缺云南方言部分。

省市方言词典也出版多部, 如《四川方言词典》《兰州方言词典》《西宁方言词典》《银川方言词典》《乌鲁木齐方言词典》《陕西方言词典》, 等等。这些不同范围方言词典的编纂, 为汉语方言研究提供了系统丰富的材料。

云南汉语方言研究, 可以追溯到明代兰茂《韵略易通》, 科学的调查与研究则自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20 世纪 80 年代, 云南方言调查和研究走在了全国前列, 代表性成果是 1989 年由云南省语言学会编纂和出版的我国第一部完善的全省方言志《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 以及学会学者编写出版的 10 多个县市汉语方言志和系列研究论著。同时, 方言词典编写也取得一些成果, 如 1997 年张华文、毛玉玲编著《昆明方言词典》, 2006 年张菲等编著《玉溪市方言词典》, 2007 年吴成虎编著《维西汉语方言词典》等。虽然在方言词典的编写上有了一些成果, 但仅仅涉及几个县市方言, 不能反映云南方言词汇的整体面貌。

* 作者简介: 罗江文, 男, 云南玉溪人, 云南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汉语国际教育。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云南方言词典》编纂方案研究”(YB2016058)。

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汉语方言研究日渐兴盛,云南汉语方言研究亟待加强,编写一部《云南方言词典》是老一辈学者未完成的心愿,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目前汉语方言词典收词的不同标准

方言词典收词标准的差异在于对“方言词”界定的不同,什么词算是方言词?哪些词可以收入方言词典?这是方言词典编纂的核心问题。

詹伯慧先生将方言词的界定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看法:广义是指“凡是出现在某个方言中,作为这个方言的词汇进入口语或书面语中,都可视为该方言的词汇”“这样的理解是基于语言学中把方言视为一种完整的、独立的语言交际工具的认识”;狭义是指“专指该方言中具有特色的,与众不同的词”“通常人们总是把方言中那些与民族共同语及其他方言不同的词语看作是方言词汇”。^①这种广义和狭义的界定,基本反映了学术界目前对方言词汇的看法。

对方言词界定认识不同,方言词典收词的标准就不同,所收词条目就大不一样。目前所见方言词典,主要呈现出两种情况。

(一)广义标准

既收录与普通话不同的地方特色词,也收录常用的共同性词,力图将方言中的常用词汇全部收录,全面地反映该方言的词汇面貌。如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②各分卷主要收当地方言中地域特征明显的方言词,也酌收进入当地方言常用的普通话词语,以实用性为主,兼顾规范性。1996年陈章太、李行健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也持相同标准。

在云南不多的几部方言词典中,张华文、毛玉玲编著《昆明方言词典》和吴成虎编著《维西汉语方言词典》也属于广义标准。《昆明方言词典》^③以收与普通话不同而目前通用的昆明方言词为主,也收常用的普通话词语、古语词、外来词,目的是全面反映昆明方言词汇面貌。《维西汉语方言词典》^④也以收有地域特征的方言词为主,特别是收录了不少来自傣语、藏语、纳西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借词,同时也收录进入当地方言常用的普通话词语,也注重实用性。

(二)狭义标准

只收录与普通话不同的地方特色词,目的在于揭示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差异。如许宝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⑤收词范围是: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词语,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特殊词汇;在方言地区使用的范围虽广,但普通话里不说;在普通话和方言里都有,但在意义和用法上不同,或另有方言义的;古代汉语里的词仍活在某一方言区人们口中的;在书面上已经用得很广泛,但口语里仍限于某一方言区使用的;汉语外来词中一部分词开始只在某一方言地区内使用的。可见该词典收词标准强调地域性、与普通话的差异性。其他,如1997年董绍克等编著《山东方言词典》、1997年麦耘等编著《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也采用狭义标准。

云南方言词典中,张蕪等编著《玉溪市方言词典》^⑥也持狭义标准,词典系统地收录了玉溪市八县一区的有地域特征的方言词,从词形、词义、读音等进行了细致的区分,不仅体现出与普通话的不同,而且

① 詹伯慧.汉语方言词典收词小议[J].中国语文,2001,(6).

② 李荣.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③ 张华文,毛玉玲.昆明方言词典[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④ 吴成虎.维西汉语方言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2007.

⑤ 许宝华.汉语方言大词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9.

⑥ 张蕪.玉溪市方言词典[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还细化了各县(区)方言点的差别。

广义与狭义标准看似界限清楚,但在方言词典的实际编纂中常常很难做到界限分明。汉语方言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方言词的界限往往存在模糊性,在一种方言词汇系统中,大量的词属于普通话范畴,又有不少词为别的方言所共有,方言间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的现象并不少见。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接触更为直接、频繁,少数民族语言词汇对汉语方言词汇的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方言词汇的复杂性,导致方言词典收词标准不易确定,而收词标准不明晰,就很难避免方言词典收词混乱。

四、对云南方言词典收词标准的界定

詹伯慧先生认为,方言词典收词原则应该是“该严便严、可宽则宽、宽严得当”^①。如何“宽严得当”?《现代汉语词典》将“方言”定义为“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如汉语的粤方言、吴方言等。”对“方言词”的界定,狭义标准应该更符合“方言”的特征,我们赞同狭义标准,主张只把具有云南地域特征,与普通话不同的词语看作云南方言词。

如何确定方言词的地域特征,我们认为可以立足于云南语言生活实际,结合云南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在理清方言词来源的基础上,考查词义的继承、变异与创新,做出具体的界定。

作为西南官话之一的云南方言,其词汇来源较为复杂,有古代汉语词汇的继承,内地其他方言词汇的传入,因时因地创造的不同于普通话和其他汉语方言的特有词,少数民族语言的借词以及国外其他语言的借词。

(一)古汉语词语在云南方言的遗留

古今汉语词汇具有继承性,不断地承继使现代汉语词汇越来越丰富。能看作方言词的应当是普通话已经不用而方言还保留古词古义,或是词义和用法在方言里发生了变化的词语。要确定是否是古汉语词语在方言的遗留,需要从字形、词源等角度考查词义的承继与演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一部分古汉语词语,在普通话已不用,在云南方言中却较好地保留了古词古义。例如:

攘:兰茂《韵略易通》记录,“囊”上声,意为“推也”,古同“攘”。《汉语大字典》音 nǎng,意为:①撞。《集韵》:“攘,撞也。”②刺。《集韵》:“攘,刺也。”《汉语大词典》无“攘”字,收近义词“攘”(nǎng),意为:①推。②刺,扎。《现代汉语词典》也无“攘”字,收“攘”,意为“刺”,并解释“攘子,短而尖的刀,是一种旧式武器。”现代汉语已经不用“攘”,云南方言还保留《韵略易通》义“推也”,如“招呼挨他~了攢着”(小心把他推了捧着)。

剟:兰茂《韵略易通》记录,音同“俗”,意为“细切”。《汉语大字典》音 sù,“细切”,引《玉篇》:“剟,细切。”《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语大词典》无此字,普通话已经不用。在保山、大理方言中还保留古词古义,如“挨肉~细点儿”(把肉切细点儿)、“洋芋丝~细点儿炒才好吃”(土豆丝切细点儿)。

剟:兰茂《韵略易通》记录,音同“邻”,意为“削果”。《汉语大字典》音 lín,意为“削、刮”,引《玉篇》:“剟,削也。”《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无此字。《玉溪市方言词典》也未收此字,但玉溪方言中实际还在使用,如“挨娃娃~个苹果”(给孩子削个苹果)、“挨皮~掉才吃得呢”(把皮削了才能吃)。

2.一部分古汉语词语,在云南方言中词义出现了扩大、缩小或转移等一些变化。例如:

搽:兰茂《韵略易通》记录,“桑”上声,意为“推也”。《汉语大字典》音 sāng,意为:①用力推。②顶撞。《汉语大词典》收两音,sāng,意为:①用力推,②方言,把东西急促而重重地放下;sàng,顶撞。

① 詹伯慧,汉语方言词典收词小议[J].中国语文,2001,(6).

《现代汉语词典》音 sāng, 猛推。《玉溪市方言词典》音[sɑŋ⁵¹], 意为: ①用力摇晃。如“莫使力~, 小心~了掉下来”(不要用力摇晃, 小心摇晃了掉下来)。②推挤。如“着他挨我~了攢着”(被他把握推跌倒)。在保留古义“推也”的基础上, 玉溪方言还增加了“摇晃”义。

侯: 是云南方言中使用普遍的一个词, 《玉溪市方言词典》列出3个义项: ①有钱有势, 富足; ②有本事, 有能耐; ③形容人神态狂妄。《维西汉语方言词典》列出4个义项: ①有本事, 能干; ②有钱有势; ③超凡, 优秀; ④骄傲, 神气。方言词义, 基本一致。李友昌认为, 昌宁方言“侯”意义为能干、有本领、优秀, 按照康殷《文字源流浅说》, “侯”甲骨文字形为“箭射中目标”之状, 本义不是“箭靶”, 是“善射之人、神射手”, 泛指“本领高强之人”, 昌宁方言保留了古词语。^① 考甲骨文“侯”之构形, 不从“人”, 字形由布、矢组成, 即“侯”。康殷先生将“侯”(侯)甲骨文字形解释为“箭射中目标”之状, 或许可行, 但认为本义是“善射之人、神射手”, 缺乏文献用例。小篆增加“人”, 《说文》“从人, 从厂, 象张布矢在其下”。从《诗经》《周礼》《仪礼》等文献看, “箭靶”是“侯”的基本义, 郑玄《仪礼·乡射礼》注: “侯, 谓所射布也。”后世辞书, 如《汉语大字典》释“侯”为“古时射礼所用射布; 箭靶。”《汉语大词典》: “侯, 箭靶。以兽皮或画上兽形的布为之。”皆释“侯”本义为“箭靶”。“侯”何以有能干、有本领、优秀之义? 杨树达先生云: “盖象射侯张布著矢之形。盖草昧之世, 禽兽逼人, 又他族之人来相侵犯, 其时以弓矢为武器, 一群之中, 如有强力善射之士能保卫其群者, 则众必欣戴之以为雄长。古人质朴, 能其事者即以其事或物名之。其人能发矢中侯, 故谓之侯也。”^② 杨树达先生说明的是“侯”作为爵位之缘由, 这也可以解释云南方言“侯”词义引申的缘由, “强力善射之士能保卫其群者”即是能干、有本领、优秀之人。《汉书·叙传》: “偏上并下, 荒殖其货。侯服玉食, 败俗伤化。”“侯服”本指服王侯之衣, “侯服玉食”形容生活豪华奢侈, 云南方言“有钱有势, 富足”之义, 可认为是由此引申而来。

躁: 兰茂《韵略易通》记录, 音同“阜”, 意为“践踏”。《汉语大字典》音 zào, 意为: ①性情急, 不冷静。②浮躁, 不专一。③动。④疾, 中医指脉盛急速。⑤骄狂。⑥狡猾, 狡诈。⑦干燥。《汉语大词典》列了10个义项, 与《汉语大字典》相近, 都没有“践踏”义。《现代汉语词典》只列了“性急; 不冷静”, 也无“践踏”义。云南方言[tsao²¹²], 意为“躁”, 还保留《韵略易通》“践踏”义, 如“~他两脚”(踩他两脚)。兰茂称其收字为“便俗字样”, 可认为“践踏”义明代在云南地区已经普遍使用, 并延续至今, “躁”成为与普通话同形义别的一个方言词。

这些古汉语词语仍然活在云南方言中, 有的词义还发生了变化, 应当看作是方言词。

(二) 内地其他方言词汇的传入

历代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 不仅有官话区移民, 也有不同方言区移民。随着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不同方言区的汉族移民的进入, 带来不同地域的方言词, 并沉淀在云南方言词汇系统之中, 有的沿用, 有的词义或用法发生了变化。这些与其他方言共有的方言词, 本身就与普通话有差异, 有的在云南方言中还出现了变异, 应当看作方言词。

按照张华文先生考查, 昆明方言中保留上古楚语比较多, “欸(叹词)、杜狗(蜈蚣)、革(老)、谷(乳)、哈(笑, 嘲笑)、夥(叹词)、剿(狡猾)、痢(药物中毒而疼痛)、抻(亦‘困’, 圆)、崽(儿子, 含贬义)”等10个词就来自秦汉时期楚方言。^③ 具体看几个例子:

① 李友昌. 昌宁方言词汇研究[J]. 云南电大学报, 2011, (4).

② 王延林. 常用古文字字典[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7: 318.

③ 张华文. 昆明方言词源断代考辨[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 60~65.

剽:《方言》卷二:“剽,猥也。秦晋之间曰猥,楚谓之剽。”今昆明方言、玉溪方言还常用,《昆明方言词典》将“剽”字记为“猥”,音[tɕio⁵³],意为“刁钻,刁滑”,保留“狡猾”义。

欸:《方言》卷十:“南楚凡言然者曰欸。”《昆明方言词典》音[æ⁵³],意为:①唉(āi),答应声音;②喂,招呼的声音。今昆明方言增加了一个义项,词义扩大。

痢:《方言》卷三:“凡饮药、傅药而毒,南楚之外谓之痢,北燕朝鲜之间谓之癘。”汉代楚方言将饮用汤药和敷药中毒而感到刺痛称为“痢”,今昆明方言多记为“辣”,《昆明方言词典》音[la³¹],收 6 个义项,①(油锅)烧得极热;②(太阳)炽热,酷热;③(火)烧得很旺;④心疼(含讽刺意);⑤刺激性物质刺激皮肤、伤口等使感到疼痛;⑥肥料、农药等使作物受到刺激而枯萎。昆明方言词义丰富,其中第 5 义项,保留楚方言意义,如“这个药撒在伤口上太~了”。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战国时期,楚将庄蹻率部属二万余人入滇,定居滇池周围,“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建立古滇国,史称“庄蹻开滇”。比较早进入云南的是楚人,加之地缘关系,即使是到了南诏和大理国时期,荆楚、巴蜀仍然是迁入云南的汉族移民主要来源地区,昆明方言中保留楚语多是必然的。

自两汉经营“西南夷”始,迁入云南的汉族移民,也有楚地之外其他方言区的,也带来了其他方言词汇。张华文考证,昆明方言也保留了汉代楚地之外其他方言词,如“豉”(豆豉)汉代齐语读为“嗜”,今昆明方言读为[ɕi⁴⁴],还保留齐语读音;“耸”(怂恿)汉代关西秦晋方言,今昆明方言读为[[soŋ⁵³]],正是“怂恿”之义;“鲊”(特指用盐、米粉腌制的鱼)汉代北方方言,今昆明方言读为[tɕa⁵³],词义引申泛指用盐、米粉、辣椒和其他作料腌制的鱼、肉与蔬菜等。^①

再如,“鬼”,《方言》卷一:“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黠,或谓之鬼。”汉代关东赵魏方言将“黠”又称为“鬼”,皆为奸诈,狡猾。《昆明方言词典》收 2 个义项,①鬼黠,狡猾,狡诈;②用于某些形容词后,表示强烈的否定,相当于“屁”:好看个~/新鲜个~。昆明方言在保留“黠”意义外,又有扩展。

大批汉族进入云南是自元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仅仅洪武二十二年至三十一年(1389~1398),沐英及子沐春两次奏请,就迁南京、江西等地汉族 280 万进入云南。大批移民的迁入,既带来官话词汇,也带来了不同方言词汇,对云南方言词汇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官话与方言、不同方言之间持续的接触和影响,进入云南的方言词也会变化,或者用字改变,或者读音、词义、用法变异,是否是来自其他汉语方言,需要结合地方志书考查历代移民情况,将该方言词义与对应其他方言词进行比较,以找出其继承关系。

(三) 不同于普通话和其他方言的特色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会产生一些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方言词,承载着当地自然、社会经济、文化、民俗等特殊的地域文化。

1. 特有物产或生活习俗形成特有方言词

云南特殊的自然环境、物产和生活习俗,形成不同于普通话和其他方言的特有方言词。例如:

米线:米制食品,用大米蒸制挤压成线状,云南特有食品。

饵块:米制食品,将蒸熟的米饭用碓舂压,揉制成形,也叫粑粑,云南特有食品。

鸡枞:野生菌之一,味鲜美,云南名优林产品。

干巴菌:野生菌之一,香味独特,云南名优林产品。

青头菌:云南常见野生菌之一。

① 张华文.昆明方言词源断代考辨[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60~70.

见手青：云南常见野生菌之一。

抗浪鱼：澄江抚仙湖名特土著鱼种，肉质鲜美。

大头鱼：江川星云湖名特土著鱼种，头肥大，肉鲜嫩。

烟筒：云南特有之烟具，以毛竹和细竹管制成。

草墩：稻草编的圆形坐具，云南农村普遍使用。

炖缸：玉溪旧时遇到红白喜事，请的客多，用大瓦缸煮肉，故称~。

打春牛：立春为一年第一个节令，明清时期，玉溪州县官员要行躬耕礼，做泥牛一头，官民用力鞭打至碎，称为“打春”，后有“打春牛”习俗，祈求五谷丰登。

瞧家：澄江方言指女方到男方家查看房屋财产和生活状况。

2. 词义与普通话相同，词形不同或部分相同

这类方言词词义可以与普通话形成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但词形有差别，体现了云南人对事物认知的不同就角度，应当属于方言词。例如：

昆明方言：板澡、打澡、啄[tʂuA³¹]澡-游泳 捡生-接生 扯闲-闲聊

玉溪方言：扯露水-下露 扯闪-闪电 升雷-打雷 鏢稀-腹泻

昌宁方言：涨水-开水 亮闪-闪电 老灰-狼 薄刀-菜刀

腾冲方言：夜视鹰-猫头鹰 冲袋-衣服口袋 笼火-生火 辣蒜-大蒜

3. 词形与普通话相同，词义不同或部分相同

某一个词在普通话和方言中都有，但意义和用法上有差别，或另有方言义，同样体现了云南人对事物认知的不同看法，也应当看作是方言词。例如：

霜：昌宁方言除普通话“霜”之义，还有“冰”意义，“结霜”即为“结冰”。

白糖：澄江方言除“机制白糖”义外，还指用用饴糖加工的糖食，也叫“叮叮糖”。

推：玉溪、昌宁方言，除了“推动”义外，还有“假装”义。

塌：玉溪方言除“倒塌”义，还有①乱画、乱写，②涂抹，③踩空，三个义项。

整：玉溪方言除普通语义外，另有三个义项，①做、办，②让别人吃苦、受罪，③弄。

在澄江方言中，“老”在亲属称谓语构词中可以表示“最小”意义，如老儿子（最小的儿子）、老因[nuə³¹]（最小的女儿）、老耶（最小的叔叔）、老舅耶（最小的舅舅）、老舅母（小舅的妻子）等，与普通话有差异。

（四）少数民族语言的借词、译词

云南少数民族众多，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长期接触，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形成了和谐的语言生态环境。少数民族语言借词和译词，是云南方言词中比较有特色的一部分。

除了地名、人名外，名物词较多。例如：元江方言“骂木”（杧果）、“多衣”（一种热带水果）、“蜜多罗”（一种热带水果）等借自傣语。腾冲方言“筒帕”（包）、“巴鱼”（鱼）来自傣语。昌宁方言“骂蒙”（杧果）、“麻蒜包”（木瓜）、“骂兰甘”（一种鸡蛋状果子）也来自傣语。维西方言中，借自傣语的“色勒俄”（血满草）、“阿纳保”（青阳参）、“腊裰”（挎袋）、“巴一”（旱獭）等；借自纳西语的“马嘎拉”（斗笠）等；借自藏语的“木萨拉”（木碗）、“糌粑”（炒面）等。^①

少数民族节庆是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在云南许多地方是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的节日，节庆名词也是当地汉语方言词的一部分。例如，“卡腊节”，拉祜族节日，每年农历正月初三举行，纪念教会他们种五

① 吴成虎. 维西汉语方言词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 2007: 30.

谷、养家畜的祖先卡腊,祈求五谷丰登,兴旺发达。“咪嘎哈”节,“咪嘎”是峨山彝族人心目中的地神,“哈”是祭祀,每年正月第二个属马日,或者农历二月初的属牛或属龙日,在神树下举行祭祀仪式,祈求当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圣自节”,新平哈尼族卡多支系的传统节日,每年正月第一个属牛日,祭祀“保寨树”,杀牲饮酒,唱歌跳舞,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平安。

(五)国外其他语言的借词和译词

外来词是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能看作方言词的,只应当是使用范围限于方言地区,或者是用字、译音带有方言色彩的这部分外来词。

云南地处边陲,与接壤的缅甸、越南等历来交往密切,吸收了一些特殊的外来词。例如,腾冲方言“嘎匹散”(衬衣)、“擦标”(肥皂)等,就来自缅甸语,使用范围只限于当地方言,可看作方言词。

抗战时期,昆明方言吸收了一些英语词汇。例如,“保克醒”(拳击)、“打派司”(暗通信息)、“邮飞”(邮票)、“发烛”(又叫“洋发烛”“洋火”,火柴)、“洋辣子”(番茄)、“洋挖挖”(十字镐)等。这些外来词,用字、译音带有地方特色,可看作方言词。

《昆明方言词典》收了一些“洋”领头的词目,“洋烟”“洋铁皮”“洋铁桶”“洋碱”“洋蜡”等不具有地方色彩,不宜看作方言词。

以上是根据方言词的不同来源而作的区分,大致可以划定云南汉语方言词典的收词范围。但需要注意云南方言是随着汉语的不断传入和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在方言词汇不断积累中,许多方言词的来源较为模糊,如昌宁方言“窜扎(利索)”“主穷(怪癖)”“靠(走了)”等,是汉语方言词,还是来自少数民族语言或国外其他语言,还需仔细考查。

Reflections on the word-collection methods of Yunnan dialect dictionaries

LUO Jiang-wen

(International School,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Good word-collection methods are the key to the successful compilation of Yunnan dialect dictionaries, which should cover their origins, histories and cultures of such dialects besides social and linguistic features. Yunnan dialects have various origins which are related to Old Chinese, other dialects in the interior China, some specific words as well as some loanwords from minority languag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Key Words: Yunnan dialect; dialect dictionary; word-collection method

[责任编辑:张黎玲]